

长海文史

第 1 期

(总第十期)

政协长海县文史工作委员会

1991 年 4 月 6 日

一片飘落的叶

吴远香口述

宋有健整理

我姓吴，名远香，系辽宁省长海县獐子镇大耗岛村人。今年八十有七。往昔岁月坎坷，五分之二的岁月于异国飘泊。欣幸晚年异国飘归，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海上打鱼遭劫难

一九五四年是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并取得巨大胜利的时期，当时整个岛里岛外到处是一派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喜人景象。其间，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发出一系列“组织起来”的指示，深得海岛渔民拥护。通过渔船的民主改革，渔业生产正走向生产合作化的道路，焕发出渔民极大的劳动生产热情。

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虽然朝鲜战争美国侵略者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随后继续制造种种事端，使用武力和以武力威胁，将二万多名朝中战俘分别押送到南朝鲜和台湾，强迫他们加入李承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与此同时，继续在公海偷袭劫捕渔民，妄图从渔民中侦察沿海岛屿情况，破坏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是年农历八月初八，是我等七名渔民海上打鱼遭劫捕的日子。记得那天清晨，太阳已经从东方升起，我们两条帆船在海洋岛东南海区捕鱼。这时突然发现东南方向有一条机动船，正朝我们驶来。起初我们并不在意，更没有感到害怕，认为是条打鱼船。但船到跟前大家便面面相觑，虽说是条木制船，但船上装有两门炮，甲板上的人手里揣着枪眄视着我们，断定不但不是打鱼船，十有八九是敌人的船。果然如此，敌船迅速傍上我驾驶的那条船，然后又马上追赶另外的一条船。他们用枪把我们逼上敌船，丢下渔船，开足马力直驶东南。我们七个人被敌人关闭在一个船舱里。舱里空气稀薄，再加上天气热，几乎要把人憋死。就这样在舱里关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船到了南朝鲜的大青岛。当打开舱盖时，我们七个人由饿加热，一个个只剩下一口气。因为语言不通，只好用手示意要点水喝。

在大青岛上住了三天，敌人又将我们七个人逼上另外一条船，说是装我们回大连。那条船在海上航行了一夜，拂晓时抵达仁川的白鹤岛。下船后被关进了敌人的“板房”，才知道敌人是在骗我们。

泪拌岁月三十年

海上打鱼被劫捕零落异国他乡。尽管敌人施用刑具，打得死去活来，但思念父母和妻子儿女之情，时刻未曾淡漠过。当受刑苏醒过来

EA62/39

的时候，在脑海里萦绕的总是父母在念儿子，妻子在等丈夫，孩子在望爸爸……出海这么多天，家里人会是多么盼望我们，一定会天天到山顶上望着大海，瞅着远方能有渔船归来，岂能料到我们已被劫捕到这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何日能与家人相见？不由泪水夺眶而出，似泉涌流。在仁川被敌人审讯了一个多月，他们看我们没有什么“油水”，一问三不知，只好无奈释放我们，各寻谋生路。

这时你可知道我有多么想回家啊！可是又怎么能回去呢？一来没有钱，二来人生地不熟，根本办不出手续。那时一连几天吃不下饭，一闭上眼睛似乎妻子就在身边，孩事就在呼喊，梦幻中不知惊醒过多少次。但睁大眼睛一看，身边空空无有，独有一人曲缩在夜幕下，星星与我作伴，对月相望泪眼。后来，我便给仁川一家姓杨的看菜园子。他叫杨福州，原籍山东省牟平县人。在人家看菜园子，实际就是“长工”，干活不付给工钱，只是混口饭吃。那些日子，活脏活累我都能抗住，就是想家的滋味叫人无法忍受。老人古语：难受莫过于人想人。我是饱尝了这种滋味。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我在仁川谋生一直给杨家看菜园子，瞬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回首当时，我真不敢相信我能一点一点熬过来。古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在杨家的三十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家乡，巴望见到亲人。晚间半夜起来，添性口料，完后怎么也睡不着；天不亮赶着驴车到集市送菜，有时坐在车上情不自禁地流泪。我不愿意过年过节，似乎年节来的愈快。每逢年节，尤其是过春节，南朝鲜也和我们一样欢度春节。过年了，人家讲究阖家团圆，也给我一点好饭吃。岂知这却是我一年中最难过的日子。此时饭菜再好也无心品尝，更何况不是如此。我把饭菜揣到自己的小屋里，手捧着饭碗，眼望着天，以

祈祷苍天保佑，但愿人长久。吧嗒、吧嗒……泪珠似断了线的珠子，落在碗里，落在地上。三十个春秋，三十个“年”，我就这样如此熬了过来。

破釜沉舟奔团圆

俗话说：人过七十古来稀。一九八四年，我竟已年逾古稀。但思乡思亲之情是有增无减。除非不合眼睡觉，否则老伴就在眼前，孩子们都在围围我。于是生一念头：凡正我这把年纪，在那都是一死，与其死在异国他乡，不如豁出来跑回去同亲人团聚，这样就是死也能闭上眼。老伴在等我，孩子们在盼我……

我的一位朋友曲万德（原籍我国山东省石岛人）早已看出我的心思，帮助我谋思时机。国民党当局一年一度的“双十节”快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赶赴台湾参加“双十节”之机，由南朝鲜——台湾——日本——中国，辗转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团圆。这样无非九死一生，而这一生却有同离别三十年亲人团聚的一线希望。于是，曲万德开始给我办理手续。当赴台湾参加“双十节”的手续和机票办理妥当后，这时我心里才算松了口气。十月九日，我乘机空中飞行两个多小时，便抵达台湾省台北市。三十年，我头一次离开仁川，冲出杨家的樊笼。

台湾的“双十节”应该说是非常热闹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取海内外舆论，凡赴台参加“双十节”的人，不分国籍及年长年幼，一律免费招待三天食宿，不用本人花钱。期间外出观光有专车到指定的景点，观赏台湾风光。但参加“双十节”单纯为了观光的人是少数，大部分是借机做点买卖，此时收税少或免税。

我在台湾住了十天。每天于汉基（南朝鲜人）都和我搭伴到各地观光。台湾风光虽好，但心不在此，无意欣赏。我和于先生比较熟，相处之间关系也很好，这次是同机抵达台湾的。他的儿子在日本也赶来参加“双十节”。这时我把我的心事同于先生讲了，并拜托他和他的儿子帮助我办理赴日本的机票，去日本找儿子（其实日本无子女）要饭吃。于先生的儿子听其父亲说明情况后，感到非常气愤，对我表示极大的同情。于是，托这托那好不容易才办妥赴日本的机票。十月二十日，由台湾飞往日本的民航班机抵达东京机场时，心里暗自欢喜，这下子离家近了。难怪好事多磨难。谁曾想到，在日本机场出口检查时，说我身份不明，不能放行。我好说歹说都无济于事，对我进行盘盘。他们问我是什么国籍，我答复是“中国人”，“到日本干什么？”我说要回老家。他们看我这么大年纪，无奈把我交由中国驻日本使馆处理。这真是因祸得福，如果在机场放行，恐怕不能将我交给中国大使馆，这会算是找到大陆的人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同志问明我的情况后，对我深表同情，帮助我安排食宿和去大陆的机票。十月二十三日，我由日本乘机途径上海直达北京。我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此时心情万分激动，流泪了。一路周旋九死逢一生，我可获得了新生。

水还是家乡的甜。我在北京、大连期间，国家对我特殊接待，安排食宿，通知亲人，送我上船。十月二十九日，我这片漂泊异国他乡的孤叶，终于落在阔别三十年之外的故乡——獐子岛。四代承欢，儿孙绕膝；寿臻耄耋，同享期颐。

一九九〇年六月五日

长海文史

第 2 期

(总 第 十 一 期)

政协长海县文史工作委员会

1991 年 5 月 5 日

吕其恩少年时代的故事

杨 眉

替父“讨债”

一个春节的前夕，吕其恩的父亲又开始忙于清理债务了。有一天，吕其恩被他的父亲叫到跟前，要他去苏屯的吴六家讨债，吕其恩一听，可把他难住了。若是要他为受欺负的穷孩子出出气，或解决个什么难事，就凭他那五大三粗的身体、雄辩的口才和抑强扶弱的精神，是一定会欣然前往的。叫他去讨债，尤其在临近年关，到吴六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佃户家去要钱，他是很难开口的。但父命难违，因为他深知父亲的火暴脾气。有一年，他父亲要他去一个亲戚家讨债，因吕其恩执拗不去，被他父亲捅一剪子，腿上至今还留着伤疤。这回他学得乖巧了，佯装从命的样子走出家门。但他没有到吴六家，却跑到一个同学家痛痛快快地玩了一个上午。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吕其

恩回到家中，他一本正经地对他父亲说：“都快过年了，吴六家连一张‘灶王爷’都买不起，哪有钱还债啊！我看他家穷得实在可怜，想周济他们几个，可腰包里一文钱也没带……”吕其恩的父亲听完他绘声绘色地叙述后哭笑不得，讨债一事只好作罢。

结伙痛打伪警察

1929年，吕其恩在庄河县城读中学时，得知学校校役的妻子被一个伪警察所霸占。这个伪警察还经常无理地找一些因由欺负校役，使校役不得安生。校役蒙耻，本想告官，但苦于无门，只好忍声吞气度日。吕其恩为这件事大为气愤，他总想琢磨个办法教训教训这个癞皮狗。一天，吕其恩把几个要好的同学找到一起，讲了要教训那个伪警察的想法。同学们听了之后，拍手称赞，并表示要同吕其恩一起完成为校役出气这一义举。从那一天起，吕其恩他们便暗中监视那个伪警察的行踪。有一天，他们终于发现伪警察又向校役家的方向溜去，教训这条癞皮狗的机会到了，吕其恩和同学们到了校役家中一呼拉将伪警察拽到地上，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直打得伪警察连连告饶才扬长而去。

伪警察被打后，对吕其恩一伙一直耿耿于怀。但他怕丑事被张扬出去，也没敢对吕其恩他们进行什么公开报复。吕其恩和同学们这一义举为校役出了气，也为民众所开心，他们自己也为能在惩治邪恶中显示个人的力量而感到洋洋得意。

没想到，那个伪警察明面上没有敢把吕其恩他们怎么样，却在暗地里作了手脚，从吕其恩打了伪警察之后，学校便经常在学业上找他的麻烦。学期结束时，学校终于以吕其恩学习成绩欠佳为名将他从二

年级降到一年级。到底为什么被降级，吕其恩心里如同明镜，但考虑自己的行为已得到了社会的承认，那个伪警察已名声狼藉，他认为降一级也无所谓，所以为此事，吕其恩也没同校方做什么计较。

踏上革命道路之前的尝试

1932年，吕其恩考取山东省烟台市第八中学。他入学不久，便接触了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在这些同学的影响下，他阅读了不少的具有革命思想内容的书籍，开始懂得了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不久，他与同班的进步同学组织成立了“读书会”，创办了《鸣铎》和《草原》等具有革命倾向的文艺刊物。他们经常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有关抗日救国为内容的文章。从此以后，吕其恩便成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活动分子，在学生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1935年春，在梨花盛开的季节，烟台真光女子中学组织学生到玉皇顶上野游。一个伪警察仗其姐夫伪警察局长的权势，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女学生徐明娥进行猥亵，徐明娥因受辱，一气之下，当众斥骂了伪警察。伪警察被骂后，感到无地自容，竟无耻地开枪打死了徐明娥。“徐明娥事件”发生后，激起社会上极大的义愤。嫉恶如仇的吕其恩闻讯后立即致电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要求严惩杀人凶犯，为死者伸张正义。他又凭着自己的声望和组织能力与同学柳运光四处奔走，串联了市第八中学、芝罘中学、真光女中和益文中学千余名师生，组织了一支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他们不顾警察的阻挡，在全市范围内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至市公安局门前时，参加游行的师生愤怒地高呼：“打倒张奎文！”“严惩杀人凶犯×××”“为徐明娥同学报仇血恨！”正义的呼声象一把把利剑刺向伪警察局长的张

奎文的心窝，他怕事态扩大，不得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死者的丧葬和抚恤费用全部由凶犯承担，凶犯为死者披麻带孝，一步三叩首地送葬。

由吕其恩所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取得了胜利。可是，不久，学校当局却以带头闹事为由开除吕其恩和柳运光的学籍，并勒令限期离校。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后，对于求知如渴的吕其恩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吕其恩并没有屈服于厄运，他和学友柳运光背起行装，告别了曾经与他们一起战斗过的师长和学友，毅然北渡天津，再赴北平，踏上职业革命的征途。

长海文史

第 3 期

(总第 12 期)

政协长海县文史工作委员会

1991年 6月 5日

“挺进东北先遣支队”挥戈北渡见闻记

吕其贵口述 王极恕整理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不久，八路军收复了烟台市。那时，我在烟台卖鱼，寄居在一个叫“延福永”渔行的二楼上。“延福永”渔行被八路军接收后，改名为烟台渔业生产公司，原渔行老板王品山被任命为公司的经理。

八月底的一天上午，我在寝室休息，一个伙计跑上楼来对我说，楼下有一个八路军干部，还带着一个警卫员，他要找王家岛的人。^①我下了楼，两个穿八路军服装的人向我迎来。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那个年令稍大一点的见我犹豫，便走上前，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这不是其贵兄弟吗？我是吕其恕啊！”吕其恕当时已改名叫吕赛，他是我的同族兄弟，年令要比我大六、七岁。1932年，吕赛与本家兄弟

吕其恩、吕其惠等人结伴到山东烟台第八中学读书，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对他的印象不太深。现在，本家兄弟在他乡相遇，自然感到十分亲切。我们在楼下唠了一阵，吕赛便把我领到烟台市八路军警备司令部，他为我安排了住处后，便匆匆忙忙的走了。

第二天，我刚吃完早饭吕赛回来了，他对我说：“其贵啊，麻烦你码头上给我挑一只机器船，今天晚上我要离开烟台”。看他那严肃的表情，想必有什么紧急大事要办，所以，我也没问有什么，便到码头为他挑选船只。当天晚上，吕赛对我说：“我走了之后，你先不要走，在这等两天，其恩大哥来了，他有事要你帮忙的。”吕赛当晚乘船去了大连，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③

我在八路军警备司令部住了两天，其恩大哥果真的来了。我与其恩大哥也是多年没有见面了，刚见面时，虽然还可以辨认出他的模样，但与我印象中的大哥判若两人。吕其恩在家乡读书时，是个出名的孩子头，十分顽皮。现在的大哥身穿一身洗得发了白的八路军服，显得十分威武。我们在聊天时，他还不失兄弟间的热情，但从他那方正的大脸上所透露出的那种刚毅的气质却给我一种陌生感。当时，我还暗自猜想：其恩大哥现在一定是八路军的大官了。我们唠了一阵家常喀，吕其恩站了起来，他笑着对我说：“我们就唠到这儿，我马上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说完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他们都是这样，匆匆忙忙地来了，又匆匆忙忙地走了。

第二天，约9月3日的一大早，吕其恩找到我，他对我说：“你到码头给我挑选两只机器船，并配好船长和大车。”我二话没说，从八路军警备司令部径直去“延福永”，通过渔业生产公司配齐了船长和大车，并在他们的协助下，挑选了两只最好的日本机器船。当天下午，我向其恩汇报了船只和船长，大车的落实情况。吕其恩听后，感到十分满意，他高兴地对我说：“其贵啊，我们明天就要乘这两只机器船到东北收复失地。我们先到王家岛，你看咱们的家乡缺什么东西啊？”

“咱们岛就是缺吃的，缺米和面”，我不假思索的回答。

“好！”吕其恩站起来，拍着我的肩头说：“咱们就给家乡带点吃的！”

大约在当天下午，吕其恩便派人往码头运了三百袋面粉，还有锅饼和白糖之类的食品。

约9月4日一大早，吕其恩通知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出发，你就是我们“东北先遣支队”的向导，出发前要做好必要的准备，有什么困难和问题要及时向我说。”不出我我所料，其恩大哥果真是八路军的大官啊！

“挺进东北先遣支队”是邹大鹏，吕其恩和柳运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烟台临时组建的一支小型部队，主要兵力是从山东军分区抽调的。^③ 支队司令员由吕其恩担任，邹大鹏任政治委员，于克任副司令员，柳运光任政治部主任。机

关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约三十余人，他们大多是训练有素，机智灵活的小伙子。我记得整个支队的指战员只有百余人。

9月4日晚，六点多钟，支队的全体指战员登上机器船。我和吕其恩乘坐在第一只船上。上船之前，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员刘涌和副司令员于得水前来送行。吕其恩把我介绍给两位司令员说：“这是我的本家兄弟，叫吕其贵，是我们的向导！”两位司令员热情地与我握别。

在一阵阵告别声中，两只机器船带着隆隆的马达声驶出码头。

那天晚上，风急浪高，船出港不久，不少指战员因不习惯海上生活晕船呕吐。看到这情景，吕其恩十分忧虑。大约九点钟左右，我们的船接近了国民党和美军的海上控制区。借着探照灯的光柱可以隐约看到远处海面的敌舰在不停地窜行。吕其恩注视着昏暗的海空，好象在思索着什么。

“减速”！吕其恩突然下令道。他又转过身问我：“你看我们能线过敌人的巡逻舰吗？”

当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我们北渡的路线全在敌人的控制范围内，无法绕道航行。再者，风浪越来越大，船上大部分指战员已处于失控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我向吕其恩建议道：“没有其它路线可走，我们要马上返回！”

吕其恩思忖片刻，又简短地与其它首长交换了意见，便果断地向后边的船只发出返航的信号。两只机器船在海面上分别划了个圈子驶回烟台港。

9月5日一早，支队首长在警备司令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上，首长们采纳了我的一条建议。当天上午，战士们将船上的面粉卸下二百袋，然后在甲板上装上一百多筐水果，又在水果筐上盖上苫布，把机器船伪装成货船。战士们上船后，可以藏在水果筐的空隙中，这样既可减轻晕船，又便于行动。

傍晚，风停了，海上的浪也小了。支队领导决定不失天时，再次北渡。大约在七点钟左右，两只机器船又从烟台港驶出。这天晚上，敌舰在海面出现的次数少了。我们根据海上情况，且停且进，与敌舰周旋。大约在十点左右，我们的两只机器船驶出美国和国民党舰队所控制的海域。

9月6日拂晓，机器船行驶到獐子岛南部海面上，指战员们站在甲板上，望着绚丽的朝霞和瑰丽的大的大海放声呼喊。

然而，就在这欢乐的气氛中，我们乘坐的机器船突然熄火，大夫说机器发生了故障。时间不长后边的那只机器也停摆了。两只船停在汪洋中。

吕其恩是个急性子人，可是这时他并没表现出急躁情绪，只是在甲板上来回踱着步子。

半个小时过去了，机器修复的消息一点也没有。一直沉默不语的吕其恩突然转过身向我问道：“你懂机器吗？”

“我不懂！”我回答道。吕其恩没有再问我什么，转身进入机舱，我紧紧跟着他。

机舱里，吕其恩从腰间拔出手枪，厉声地对着一筹莫展的大车问道：“你能不能把机器修好！”

大车面色恐惧地答道：“机器零件破损，没有备用件，如果两只船的零件放在一起修，是可以修好一只的！”

“需要多长时间是？”吕其恩还是声色俱厉地问。

“一个小时！”

“好，马上修理！”这时吕其恩紧锁着眉头似乎松展开来。

一个小进左右，我们乘坐的机器船开始发动，另一机器船因缺少机件，无法修复。大约六点钟左右我们乘坐的机器船拖着另一只机器船朝王家岛方向驶去。

黄昏时分，我们的船行驶到王家岛东海面。全体指战员望着汪洋中的美丽小岛，显得无比兴奋。吕其恩静静地伫立在甲板上，他望着阔别十余年的家乡，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脸上交织着复杂的表情。

当我们的船靠近海岸的时候，突然发现岸上慌张跑动的人群，不一会儿，一个人影也看不到了。

我们的船不能直接靠岸，船上的人和货物需用小船驳运，如果岛上的老乡始终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只好停在海中。

船上一百双眼睛问岸边巡视着。突然，海边的隐蔽物后出现两个人影，但一晃就不见了。

我连忙朝着人影出现的方向大声喊道：“喂一，我是吕其贵一”

喊声刚落，两个人影从隐蔽物后边站了起来，但他们不敢靠近我们。

我又放声喊道：“我是吕其贵——其恩大哥回来了。”

吕其恩也大声喊道：“我是吕其恩，我回来了——”

岸上传来一阵喊声：“是吕其恩和吕其惠回来了！”

不一会儿隐蔽在海边和山上的老乡纷纷跑向海滩，当他们确认是吕其恩回来时便争先恐后地摇着舢板接迎我们。

天一摸黑的时候，山东屯的老乡把两个船上的指战员和货物全部运到岸上。支队政委邹大鹏下船后向老乡们问道：“现在岛上有警察吗？”群众纷纷回答有警察，并报告了警察的隐藏处。

吕其恩与支队的几位首长议论了一阵，接着把支队的指战员分成几个小队，在老乡们的带领下，分别向岛上几个方向出击，迅速地将隐藏在岛上各处的伪警察全部捕获。

9月7日上午，“先遣支队”在山东屯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上，吕其恩，邹大鹏和支队的其他首长都讲了话。吕其恩在大会上讲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八路军是劳苦大众的队伍，是专门打土豪劣绅，打日本鬼子的。老乡们，日本鬼子已经被我们打跑了，我们再也不当亡国奴了。从此以后，我们要挺直腰杆子，再也不要躲躲藏藏的了……”听了支队首长的讲话，老乡们才知道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于是胆子一下子壮了起来。大会上，广大群众历数伪警察毕庶敬在王家岛欺压勒索民众、强奸